

国外大师谈话录

CONVERSATIONS WITH STUDENTS

勒·柯布西耶与学生的对话

[法] 勒·柯布西耶基金会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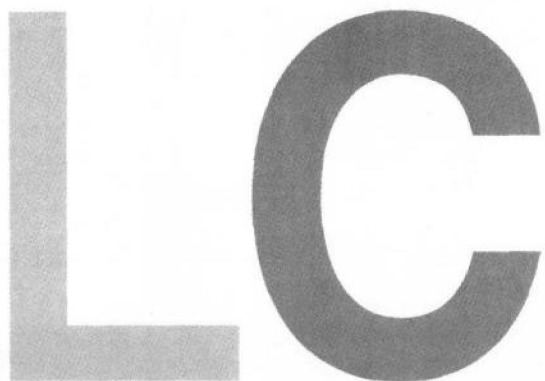
牛燕芳 程 超 译

Le Corbusier
Conversations with Students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国外大师谈话录

勒·柯布西耶与学生的对话



国外大师谈话录

勒·柯布西耶与学生的对话

[法] 勒·柯布西耶基金会 编

牛燕芳 程超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 - 2002 - 559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勒·柯布西耶与学生的对话/ (法) 勒·柯布西耶基金会编; 牛燕芳, 程超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

(国外大师谈话录)

ISBN 7 - 112 - 05919 - 4

I. 勒... II. ①勒...②牛...③程... III. 建筑设计 - 理论 IV. TU2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5420 号

Copyright © 1999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3 by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经美国普林斯顿建筑出版社与法国勒·柯布西耶基金会正式授权我社在中国翻译、出版、发行本书中文版

策 划: 张惠珍 黄居正

责任编辑: 戚琳琳 马鸿杰

版式设计: 彭路路

责任校对: 王金珠

国外大师谈话录

勒·柯布西耶与学生的对话

[法] 勒·柯布西耶基金会 编

牛燕芳 程超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 经销

制版: 北京嘉泰利德制版公司

印刷: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5½ 字数: 144 千字

2003 年 9 月第一版 2003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ISBN 7 - 112 - 05919 - 4

TU·5197 (1155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 <http://www.china-abp.com.cn>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我们必须始终说出我们所看到的，
但首要且更难的是，
我们必须始终明白我们所看到的。

我要称测他们的良心，我要让他们忏悔，
我向他们宣战，
他们，精神匮乏的、冷漠的人，
因恐惧与仇恨而残暴起来的人。
他们，运用暴力，可耻地，致力于破坏与摧毁，
这个时代的、这片法兰西土壤上的、每一件最最美好的事物：
想像力、勇气，以及建筑艺术所独有的创造的天赐，
于此，理智与诗性是弟兄；
于此，智慧与胆识是同盟，
当大教堂是白色的时候，
欧洲曾一度把她的各行各业组织在一起，
以满足对技术的紧迫需求。

勒·柯布西耶
《当大教堂是白色的时候》

那些使别人堕落、消沉、衰弱的人，
那些骗子，还有那些行动迟缓甚至宁愿倒退的人，
他们，他们全部都是我的敌人。
我憎恨削弱人类尊严之一切。
我憎恨磨损人类睿智、信心，以及果敢之一切。
我决不承认智慧须以犹豫和猜疑为伍。
所以，我相信，
孩子，他们往往比老人更具智慧。

安德烈·纪德
《新的果实》

目 录

前言 10

德博拉·甘斯

今天的话 20

面向建筑院校的学生们 22

混乱 23

盖房子 29

建筑 36

一个工作室 61

注释 66

前言

德博拉·甘斯

这些与学生的谈话发表于 1943 年，“没什么特别的一年”，按勒·柯布西耶（以下称柯布）的话说，当时“也许正处于这样一个转折点，介于对所犯的错误的总结和新起点的黎明之间。”¹ 1943 年，没有任何确定性可言的一年，在为纳粹所占领的维希政府统治下，法国的一切都笼罩在一种被遗弃、被剥夺的气氛中。这一年，柯布认为自己也是被剥夺者中的一员；他那大胆前瞻的想像、城市规划的梦想、有待实施的计划，如同已然开动的机器，但由于维希政府的反对而骤然中止——被剥夺的首先是他为阿尔及尔作的控制性规划，其次是他作为一个技术工作者和一个小官员的身份。柯布，正如许多其他的法国人，逐渐认识到纳粹政权的邪恶，以及维希政府的卑鄙腐败，虽然它不是极权主义的，这种认识开始否定他当初对秩序、对控制，以及对行动的支持。而这种支持曾由亨利·贝当带到这个国家，这个起初因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权移交及由此可能带来更多的战争而沮丧，随后又被德国的闪电战压得喘不过气的国家。作为第二版（即 1957 年版本）的前言，柯布仅对这篇《勒·柯布西耶与学生的对话》起初的背景进行了修正——那些确实不明智的细节，以回避他在被占领期间所扮演的政治角色。² 例如，他不辞劳苦地把《勒·柯布西耶与学生的对话》与同一年出版的《雅典宪章》联系到一起，但又绝口不提曾企图用该宪章（由 1933 年的 CIAM 集体构想）作为他对维希政府统治下的法国重建的指导，也没有提到他曾计划让一个维希政府

的官员来撰写导言。

虽然柯布永远也不会承认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作所为的细节，而仅仅使用一些极为含糊的字眼，如“所犯的错误”和“黎明”，这便是他的失败和觉醒。正如在他的笔下，法兰西的历史往往成了他个人的传记。这些《勒·柯布西耶与学生的对话》是他第一次尝试（他在战后以一个建筑师的身份所写的书中，以一种与日俱增的确信反复地进行尝试）去重写故事——在失败之光的照耀下，借此来解释和重整他的理论、传记和他的历史。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同化（或镇压），对他的意识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贯穿其一生，柯布始终如一地努力将其经验纳入一个整体。他从未放弃任何早年的信念或源泉，他总是在修改、在重组、在改装他那不断扩展的命运，使其成为一个融会贯通的整体，并获得某种历史的支持。这样一种历史，不仅证明了他存在的价值，而且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³。这本《勒·柯布西耶与学生的对话》，以一种有序的方式引出这些任务，借历史来描述世界的状态，并通过一系列的意图和工具来向人们指明如何将其改善。

历史

柯布，现代主义者，是大片拆除城市现存建筑物的倡导者（这仅仅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轰炸才得以实现），是追求“阳

光下的快乐”的存在主义者，也是一位执迷的历史叙述者。这种调和历史主义与存在主义的渴望，乃是一项知识分子的伟大事业。这一事业因欧洲所发生的巨大的灾难而成形，致力于此的还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特奥多尔·阿多尔诺和让·保罗·萨特。

柯布的历史是辩证的，与批判的法兰克福学派或萨特相比，他的脉络更接近于青年黑格尔学派。该学派憎恶孤立的事件，把历史构想成一个“存在于其对抗性中的和谐整体。”⁴ 由一个事件运动到另一个事件，这种连续性为否定的阶段所推进。在柯布的历史中，“技术（或工业）革命是一场意识的革命”，两者是合二为一的事件，正是通过它，“千百年来价值被置疑，甚至被摧毁……这是一次被推至滥用极限的完全的胜利”。⁵ 正如黑格尔那极为实证主义的历史观⁶，柯布的进步可以看作是把历史抛诸脑后，以对“新精神”的服从来抹杀被征服者的存在，这如同一次“痛苦劳作之后的光辉诞生”。⁷ 但辩证从根本上来说旨在修正，持续不断地返回历史并对其进行重新评价。黑格尔常言⁸，“一切真理皆如是”，继起的事件完善和扩充了最初的理念。柯布写道：“历史是我的导师”，⁹ 这不是因为历史提供了置于历史变迁之外的一堆毫不相干的纪念碑，而是因为柯布本人亦无法摆脱其周期性的演绎。在《勒·柯布西耶与学生的对话》中，这种循环被描述为对“民俗学”的继承，“民俗学，体现创造精神传统的链条……每一个环节

都是一次革命性的贡献”。¹⁰通过这种不断继起的辩证的修正，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做的那些毛石墙体的混凝土建筑，比如 Mandrot 别墅，起初被视为其《柯布全集》中孤立的片断，却成为建筑叙事的中心，“由 Garches 引向 Jaoul”。¹¹

于柯布而言，这种同时间的辩证抗争，所指的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工业革命的“百年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工业革命既是敌人，也是盟友。这是一系列连续累加的事件，解释了柯布童年爆发的手工业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市场崩溃、住房短缺、农业衰退——所有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法国的衰落。这场百年战争的起点恐怕是 19 世纪 40 年代、工业革命、民主革命及哥特复兴时期。由勒杜的理性主义、雨果的浪漫主义，以及柯布在卷首页（引自《当大教堂是白色的时候》）所召唤的——哥特复兴，那是一次充满想像力的现代观念的投射，它包括对材料的忠实和“对技术的紧迫需求”。雨果描述了印刷业的技术革命¹²是如何摧毁了作为圣经文化象征的教堂，并建立了一种更为个人化的世界意识。那里，“每颗心都是一个石匠”，每个市民都是一个作者。¹³然而，对雨果和黑格尔而言，作为对意识有形的表达，建筑，已于中世纪死亡且从未在文化中获得其中心地位。但对柯布而言，“建筑死而复生”，因为建筑即“文明本身”。¹⁴

柯布对他在维希政府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认识，源自他个人的历史，也是这场百年战争的历史。在这个故事中，柯布和世界，

除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外别无选择，这样的选择当然令人不满。当时的社会民主已然屈服于经济的失败，经济这个巨大的机器，其能源的供给来源于由贪婪的需求所驱动的、尚未被驯服的工业生产。“戴高乐将军……发起了继续战争的呼吁。这是最后一点儿勇气。但对我个人而言，我的位置就在这儿——我的祖国。我必须在这里战斗，我认为在此必须把建设的环境引上正轨。”¹⁵ 这场工业化的、决定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召唤英雄的建筑师，由他来驾驭这工业的力量，以拯救并创造一个光辉的世界。

对柯布而言，历史即自传。一方面，柯布以一个主角的身份重铸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另一方面，他把个人的传记谱写成了一部战史，以其个人的战斗取代了百年的战争：在日内瓦出人意外的失败（1927年国际联盟大厦方案竞标失利）；在萨尔河畔重整旗鼓（标志着1928年CIAM的建立）；1937年失败的外交（柯布对世界博览会的贡献）；柯布的“耻辱日”（1942年，他又一次被人诬蔑为布尔什维克的“特洛伊木马”）；以及1943年他个人的解放（脱离维希政权）。柯布的个人成长小说——《东方之旅》¹⁶，讲述了他的青年时代、他对民俗学的继承，以及他的就是在那时奠定了现在的基础。他一生的故事和他的建筑终归平和，“古典派和现代派”这两个征战不休，“曾一度嘲弄和平”的阵营终趋于和解。¹⁷ 抹杀历史就是抹杀他的过去。

柯布的故事是单纯的自我决断的故事，甚至是某种对自我在

历史上的重要性的有效评估，忽视了这一点恐怕是不得要领的；因为，在这篇《勒·柯布西耶与学生的对话》的字里行间，传记是作为一种方法存在的。对萨特而言，传记，即是“寻找一种方法”，以批判黑格尔在个人力量和责任问题上的局限性。¹⁸传记作家是真正的历史学家，他懂得事件是如何改变了对生活的理解。在这束光的照耀下，柯布回顾了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留在法国合作的决定，而他的同伴和堂兄，皮埃尔·让纳瑞特则加入了反对派，这是两个各自为阵的人所采取的有效行动。柯布并没有竖立任何道德上的权威，如同在萨特对安德列·纪德的传记性评价中那样，“一个成为其自身真理的人”¹⁹；他的事业是相似的。

欢乐

如果柯布的自传，是他把自己投入到历史的辩证运动中去的手段，那么，他的艺术则是把他自己从中解脱出来的方法。艺术是“与自然直接的接触”，借助它，形成了完整的三位一体，即“艺术——意识——自然”。²⁰柯布渴望逃脱历史的抽象及其对生活的残暴吞并，他的事业类似阿尔伯特·加缪，与纪德和尼采如出一辙，且吸纳了歌德和席勒的浪漫主义思想。加缪曾言，“历史精神和艺术家都想重铸这世界。但艺术家知道他的局限，而历史精神则不然……这就是为什么后者意欲暴政而前者热望自由……历史，

既不能解释存在于其前的自然，亦不能解释存在于其上的美。”²¹自然和美，乃是艺术家的发源地。

柯布倾心于同自然的直接经验，他把物理学的现实比作“对光的渴望”²²以及“触觉，第二种视觉”²³，这是对“西方人凡事都要找个说法”²⁴的批评。柯布的首要原则，同加缪一样，是“太阳的法则”。不可避免且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肉体作为法则和美的诗性表达，使其与经验拉开了距离。“大海、阳光和阳光下的女人们”²⁵戴上了地中海式的滤镜，古希腊哲学和神话中的怪兽在与基督教传统的对抗中成形。柯布无可抗拒地为雅典卫城所吸引，这在加缪那里也可以得到共鸣：“希腊，我们必得永返希腊。希腊是光，也是影。任何一个居住在南部的人，都知道太阳有其阴暗的一面。”²⁶ 召唤摩尼教的二元论²⁷和欧里庇得斯（希腊的悲剧诗人）的魂灵，加缪描述了太阳的悲剧，柯布则指出了它的至高无上。

20世纪30年代，“地中海主义”既是一个地缘政治的概念，也是一种诗意的表达，这关系到阿尔及尔的解放。对她的亲生子加缪是如此，对柯布加盟的法国工团主义者²⁸亦如此。柯布和工团主义者提交了当地气候、地理与人种的自然法则，以此作为对那种与停战的欧洲不适当的结合的修正。柯布在《在阿尔及尔上空的诗篇》²⁹一书的封底向我们描述了一种泛地中海主义的联盟，阿尔及尔与巴黎、巴塞罗那、罗马并列为世界的四大首都。